

纸上博文

刺 绣

韩振远

走进高平古绣品陈列馆,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绣品,有点眼花缭乱,仿佛许多古代美女站在眼前,个个婉约秀丽,清纯可人。

陈列在玻璃柜里的绣品被灯光照耀,映射出迷人的风采,娓娓叙说着古老而浪漫的故事,那荷包、香囊、绣帕、头饰、枕顶、肚兜儿,包括为孩子绣出的围嘴儿、鞋帽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位少女、少妇,或含羞颦眉,倦慵娇媚,或凝神屏息,饱含深情,一针一线之间,万般风情俱在其中。

关于刺绣的源头,有人说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,与原始人祭祀时的刺黥文身相关,尽管有几分道理,我还是不愿意将刺绣与原始人的黥面文身联系在一起,野蛮粗犷与文静娴雅原本就不能搭界,况且刺绣的细腻与缜密是原始人所不具备的,刺绣所需要的针线也是原始人所没有的。我宁愿相信民间传说中美丽动人的嫫祖才是刺绣的始祖。更愿意相信,只有婉约宁静的宋代才是中国刺绣最发达的朝代,明代董其昌《筠清轩秘录》载:“宋人之绣,针线细密,用绒止一二丝,用针如发细者,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。山水分远近之趣,楼阁待深邃之体,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,花鸟极绰约凄婉之态。佳者较画更胜,望之三趣悉备,十指春风,盖至此乎”。这样的刺绣若宋词的秀丽柔婉,让人好生向往。刺绣需要宁静缜密,以汉人之雄健、唐人之雍容,都不可能绣出如此美丽的绣品。

所有女红中,刺绣大概最能表现女性的情愫与个性。旧时,看女性是不是心灵手巧,要看女红,而女红中最为人看重的便是刺绣。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中,红娘夸张生、莺莺说:“一个通彻三教九流,一个晓尽描鸾刺绣。”就是将女性的刺绣与男人的文章相提并论。且不说荷包、绣帕之类含情脉脉的绣品,就是衣物、饰品,绣上娇艳的花儿、游动的鱼儿,也会光彩夺目。

以前生活在乡间,最喜欢看少女、少妇们刺绣时的神情,纤巧的手儿,拿着圆圆的绷框,上面紧绷着雪白的绣布,随着针线上下,一瓣花、一片叶就出现在绣布上。那时候,少女、少妇脸上泛起红晕,眼神专注而又迷人,一针一线之间,都可能有个个人儿在心头。常有长者故意问:这是给谁绣的?女孩脸上顿时若丹霞映照,娇羞之态最是妩媚动人。

绣品往往包含着浪漫情怀,是一种暗示,一个隐喻。绣品中的荷包、香囊不单是实用品,往往是情感的表达,民歌《绣荷包》唱出了少女送荷包时的心态:“一绣一只船,船上撑着帆,里面的意思,郎呀么你去猜;二绣鸳鸯鸟,栖息在河边,你依依我靠靠,永远不分开。”在动作的不断重复和心态的不断变化中,一件绣品刺成了,女儿家心中又多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缠绵,会揣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,带几分娇羞,几分忸怩,几分期待,送给心上的人儿。接到少女精心刺成的荷包,情郎会怦然心动,将爱人的心意永远装在心里。

刺绣又是乡村女人永远的技艺,即使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太太,也会用这种技艺将爱传递给后人。乡村孩童的披风、围嘴儿、帽子、鞋袜上,随处可以看见绿莹莹的叶儿,红灿灿的花儿,当然,更常见的是老虎鞋、老虎帽,还有憨态可掬的小猪、小羊。望着这些绣品,一位白发苍苍,皱纹满面,坐在阳光下,戴着老花镜的乡村老太太就出现了。我的岳母已80高龄,身材佝偻,行动不便。每年端午节,仍要给儿孙辈绣香囊。戴上老花镜,一针一线绣好,装上香料,一只只杏儿大小、拙朴可爱的小老虎就出现在眼前。据老人家说,拴在腰间可以辟邪。连我这样的老女婿也有一份。

旧时,说起大家闺秀,常以琴棋书画表现其才情,其实,刺绣才是大家闺秀最应具备的本领。女孩不管出身多么尊贵,未出阁之前,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刺绣,因而,这些女孩子住的闺房往往被称为绣楼,又叫绣阁。《红楼梦》中的稻香村,潇湘馆,衡芜院,都是曹雪芹笔下的绣楼,大观园中的佳丽们,平时除了诗文唱和,更多的是做女红,做绣品。《聊斋志异》《三言二拍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古典名著中,绣楼出现的频率更高,佳人思春,人鬼幽会,离开了刺绣、绣楼,文学天地中不知会少了多少动人场面。

唐朝诗人沈佺期《三歌》中说:“璇闺窈窕秋夜长,绣户徘徊明月光”,把绣楼带入了一个凄婉忧伤的境地。庭院深深,月光如水,窗幔拢掩,云鬓半露。“绣阁风帏深几许,听得理丝簧”,伴着叮咚琴韵,楼上丽人清泪两行,黯然神伤之际,心已飞到远处。绣楼上,佳人们刺绣的意义还在于消磨时光,“十三上楼,十四盘头,十五出阁”,三年间,在孤寂与伤感的陪伴中,针针线线,给她们带来感情的期望之际,同时销蚀着女孩子的个性。前几年,我在山西各地的富商大院中游览,每当看到绣楼,都会产生出凄然之叹,幽静的绣楼里,闺秀们往往被塑成蜡像,一身薄纱,满面愁容,手持绷框,一针一线刺出心中的幽怨。

刺绣是一种纯手工技艺,是农耕文明的产物,又是女性的专利,大红大绿,五彩斑斓,看似俗气,实则高雅,千针万线之间,最易让人心无旁骛,心止水。前些年,十字绣大行其道,让乡间女性仿佛回归到过去的时光,又拿起了针线,埋头刺绣。不用细打听,就知道与古绣品不是一个概念,其价值仅在于能卖多少钱。图案多从网络上来,没有想象,没有情感的波澜和内心的涟漪,只有绚丽与规整,由情感的表达变为赤裸裸的欲望,就扭曲了刺绣的本意。两相对比,高下立判,这可能是我喜欢古代绣品的原因。



惠风和畅  
赵志光 绘

朝花夕拾

雁门春雪

张浩然

二月飞雪,是早春常见的景象,虽然美丽,但缺乏惊艳。雁门的春雪与他地的不同,如羊脂般晶莹,似梨花般洁白,搭上雁门的山,塞外的风,山雪相融,风雪相伴,一片银装素裹,妖娆世界。

不见雁门的春雪,已经数年了。在省城,每年到了冬末春初,我便常常想起,勾注山的晓月,雁门关的长城,塞上的飞霞胭脂和道碑亭外的玉露寒珠。当然,朝思暮想的还是那人梦绕魂牵、乐而忘返的雁门春雪。

雁门的春雪冰清玉洁。雁门山群山连绵,早春里一场漫天飞雪,洒落人间,晶莹剔透的雪花,穿着洁白的羽衣,闪着耀眼的光芒,轻灵地在空中飞舞,仿若圣洁的梨花仙子,用充满芬芳的花瓣结成白色的花网,为雁门山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,温暖并浸润着雁门的山,雁门的水和雁门的万物生灵。

雁门的春雪与高山相融。雁门山古称勾注山,属于恒山山脉,海拔1000多米,这里峰峦叠嶂,霞飞云举,相传每年春来,南雁北飞,口衔芦叶,在雁门山上空盘旋。雁门的山虽高,景虽美,但与五岳相比,难超其雄,与黄庐相比,难越其秀,只有与皑皑春雪相伴,才能让雁门山身披冰甲,素裹银装,山连雪,雪连山,圣洁而神秘,令人心生向往,迷离其中。

雁门春雪与寒风为伴。雁门关外,一望无际的塞外草原,在大陆季风的吹拂中,嗅着春的味道,悄悄地蓄力萌发。雁门的风寒烈而温暖,风的强劲混合着初春的温柔,唱着优美激昂的交响曲,从遥远的塞外吹来,与漫漫飞雪一起在雁门山中跳舞,风搂着雪,雪搂着风,跳出了一段迷人的春之舞。

雁门的春雪,或早或晚,无论何时飘落,带来的都是一场人间至美的画卷,有缘见到,此生足矣。



灯下絮语

繁简有度

司马牛

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”,是郑板桥艺术创作的心得,也是古今作家追求的目标。

欧阳修写《醉翁亭记》,有人见了这篇的原稿,开头本用了十多字说滁州之山,随后全都圈改了,只留下五个字“环滁皆山也”,开门见山,言简意赅。

但繁简要有度。一味刻意求简,也会让诗文清汤寡水,读之乏味。刘禹锡诗曰: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妙处全在“旧”字及“寻常”字。《四溟诗话》说,或者可以精炼为“王谢堂前燕,今飞百姓家”。清代学者何文焕评价为“点金成铁”,真可谓一语中的,切中肯綮。

雪泥鸿爪

风筝唤春归

谢汝平

我是极喜欢风筝的,原因有两点。一是童年的我瘦弱单薄,和同伴们一起玩耍总受人欺负,唯一让别人对我羡慕的就是放风筝。二是风筝可以把我的思绪带上蓝天,自由自在无拘无束,像是一个美丽而不易破碎的梦,美好惬意。

我有做风筝的天赋,当别的孩子还缠着父母要风筝时,我已在自己做了。我做的第一个风筝是一只蝴蝶,样子是照一本童话书上描摹下来的。当时家里没有竹子,我用芦苇秆做的风筝骨架,然后把画好蝴蝶的纸沿边缘裁好,糊在骨架上,风筝的线是我缠着奶奶用棉花捻的,粗而结实。当我的风筝飞到天上时,我第一次受到伙伴们的拥戴,他们跟着我跑,一起欢跳,让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乐趣,也因此爱上充满魅力的风筝。

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太久,邻居男孩蜻蜓风筝的风头很快盖过了我,他家比较富裕,自然有闲钱去买风筝来放,这在儿时的我们是不敢想的。他的风筝确实漂亮,艳丽的色彩、逼真的造型,远远望去像真的蜻蜓一样。看到伙伴们都舍我而去,围在他的身边,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。我下决心重新做一只更漂亮的风筝,一定要夺回伙伴们对我的崇拜。为了这只风筝,我把母亲准备做衣服的布料偷出来,那是粉红色的确良布料,是母亲下了很大决心才买回来的。可是却被我剪成一片片花瓣,那次我做了一个桃花风筝,放到天上时,就像是一朵真正的桃花在飞翔,伙伴们羡慕不已,就连大人看了也都会夸赞几句。可等待我的是父亲的巴掌,父亲打着打着却流下了泪,下手的力量也轻了许多。过了一段时间,父亲还特地和我一起去放那朵桃花风筝,使我有点受宠若惊。

我做的最引以为傲的风筝是猪八戒,那时我已经快小学毕业,由于喜欢做风筝,因此也努力地学画画,做出来的风筝也更加逼真精致,猪八戒风筝让我再次成为同学们的中心。

但在上中学时,我决定不玩风筝了,因为我看到鲁迅先生的《风筝》,他说:“风筝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”,并且亲手毁掉了其弟弟所做的风筝。我把风筝送给了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,作为答谢,他回赠一套我梦寐以求的《西游记》,让我从此喜欢上看书和写字,并且持续了这么多年。

